

夏天是家乡最美丽的季节,苍翠的树木、葱郁的庄稼、青色的天空,乡亲们劳动的欢笑声,似乎空气中都有一种夏季特有味道。

记忆中的童年,夏天的早晨空气格外新鲜,鸟儿在树上欢快地唱着晨曲,山坡上、草地里、道路旁野花飘香,青草翠绿,小孩们边放牛边大声朗读着课文,勤劳善良的乡亲们赶早去附近的水井,将一担担清澈的井水挑进家家户户的水缸,构成一幅美丽绝伦的山水画。

对孩子们来说,夏日最有趣。放了暑假的孩子们成群结队去大山里砍柴、割猪草、采草药,此时的大山,到处回荡着

孩子们的欢叫声、嬉笑声,似乎整个大山都是快乐的。中午,劳作归来的孩子们,冲到水井旁,用小木桶从井里提上一桶水,把头插进木桶里“咕嘟咕嘟”一番后,或把自己脱得光溜溜的,高举着小木桶一桶桶从头顶浇下井水,冲掉了酷暑,冲掉了泥垢。“去河里游泳去”,一声呼喊,孩子们扑通扑通跳进善溪江里,一会儿仰游,一会儿蛙泳,一会儿又钻入水底,在水中玩耍够了的孩子们,爬上岸冲进树林里、竹林里你追我赶,或是躺在草地上打滚、或是爬到树上抓蝉、掏鸟窝……

夏夜,又是那么醉人。月亮挂在树梢,月光像水一般从夜空泻下来,泻到屋

顶,泻到田野,泻到大地,泻到门前的老梨树上,泻到大山里的松树、柏树、梓树、楠竹上,仿佛一切都浸在银白的月光中。星星在天上上闪烁着动人的光芒;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夜幕中飞舞;蟋蟀、青蛙、知了像赶趟似的,在草丛中、稻田里、池塘边、树梢上欢唱,似乎在演奏一场早就排练好了的音乐会;稻花的清香随着微风一阵阵吹来,沁人心脾。

我家门前的老梨树下也很热闹。我家的晚饭大多是在树下吃的,全家老小围坐在一起,那种温馨、快乐,现在仍让我回味。晚饭后,四邻八舍聚集在老梨树下,男人们抽着烟,侃大山;女人们聊

八卦,借着月光忙手上的针线活。在大家的欢呼声中,吹笛子的张大爷吹几曲家乡的小调《月光光》《日头出来晒白岩》,拉二胡的王叔叔拉几曲《十送红军》《八月桂花香》,那动听的笛声、琴声,伴随着大山的清凉和惬意,如同注入身心的一股清风,醉了我们,也醉了乡村。在老梨树下,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自然是听大人讲故事,比如穆桂英挂帅、朱买臣卖柴、吕蒙正熬猪头过年等,也有本地题材的,比如陶谢访江南。有些故事,大人讲了很多遍,我们也听了很多遍,但每次听都很入迷,听得津津有味,这些故事成了我们儿时的精神食粮,给了我们最初的文学启蒙。

那个夏天

王继怀

小时候,我有一口漂亮的牙齿——洁白如贝,釉质细腻,排列整齐。父亲的好友张先生,对我牙齿的赞词竟是“老鼠卖肉”,我以后见到他就立马溜走。多年后,我看称赞美美女常用“星眼流波,皓齿排玉”,才知道错把“皓齿排玉”听成“老鼠卖肉”,错怪了张先生。

后来马齿渐增,新牙依然“挺括”,我更“嬉格格”了:弄堂里小伙伴咬不动坚果,我就自告奋勇;饭局上没有开酒瓶的扳手,我就以牙代劳……终于,牙齿们忍无可忍,开始对我实施报复。力度让人不寒而栗,不是有句民谚:“牙痛不是病,痛起来要依命”!

开始,牙痛只是小打小闹,我还故作潇洒地说:鲁迅先生曾自称“我是牙痛党之一”,现在我也加入他的“牙痛党”。后来才知道迅师被牙病困扰一生。

手机抽身离去时

郭翠华

手机丢的时候,我的魂应该不在路上。它的抽身离去,让我猝不及防,孤零的自己,仿佛被世界遗弃了。我的手机用它的现身说法告诉我,手机早已不是普通的物件,它基本成了我们机体的一部分:比如我们所有的联系方式,比如我们的银行卡、红包,比如我们下载的所有便利生活的软件,比如我们酷爱的那些歌曲,包括那些可爱的照片、珍贵的资料。生活中有些物件属于消费品,即使是奢侈品也是可以看淡放下的,但手机不是,找不回来的东西就是一段丢失的记忆。被一笔勾销的将是一些珍贵的收藏,是我们生活点点滴滴的汇拢和见证。常常,醒来的第一件事我们就会打开手机,看看有没有朋友联系自己。不停地翻阅手机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常态,甚至变得比吃饭睡觉还要重要。

每次灵魂落魄之后,我买手机的动作都很快,一般不过夜。当我抓住手机的那一刻,心一下就入定了,那种感觉就像抱住久别的亲人一样很强烈,握住手机的刹那,灵魂也就着岸了。站在柜台前,这次,我已经很冷静了,既不挑喜欢的样式,也不挑初心的感觉,不敢再言诗意。我对自己说,手机就是一个工具,能用就行。想想那几部心仪的手机,不舍的心一直并没有放下。朋友看着我,只说了一句:你要在意的是自己,而不是手机。那一刻,我内心所有的牵挂忽然就释然了。那种温暖足以化解我所有的愧疚和自责。

夜光杯



天仙雅客大利来 (中国画) 吴颐人

“本票”往事

马蒋荣

1996年1月1日,是许多上海市民改变出行习惯的日子,从这一天起,沿用数十年的公交车月票停用。过去每天乘上公交车后只需向售票员挥一下,甚至只要喊一声“月票”就无须买票乘公交车的历史结束了,取而代之的是上车必须买车票。当时,市区一般线路的票价每张0.50元,乘客上车买票和售票员找零都成了十分头疼的事。好在1994年起就进行了公交“预售车票”的试点,当一取消月票,预售车票就全面推广和被乘客认可使用了。

我所在的单位当时每个月为每名职工发放预售车票一本,内含50张每张0.50元的预售车票,作为职工除乘定点通勤班车外乘坐公交车的补充,职工昵称它为“本票”。我保存着编号为A5889999和A5890000的1996年版“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预售车票”。记得是1997年3月31日,因为1996年版的预售车票第二天就要作废,我原本准备乘车用掉它们。不过,我临时改变主意,用硬币投票入箱,把这两张预售车票留了下来。当时一是看到车票的编号比较特别,二是想起这1996年版的预售车票还是上海公交车停止使用月票后第一年的预售车票,又是由“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”发行的,而1997年的“预售车票”就由“上海市公共交通客运票务结算中心”发行了。思忖之下,留存也许比用掉更有价值。

其中“针麻”位列第一。据当时媒体公布,全国“针麻”手术已达200万例。“针麻”后来由盛而衰,作为一名“针麻”的受惠者,偶然说起“针麻”,我难免泛起一缕怅惘之情……

后大星夜落,退兵,归终于陕西汉中勉县定军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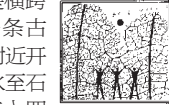
栈道也称阁道,是凿石架木构成的悬空道路。主要结构有两种:一是平梁立柱,在山崖间凿孔,中插横梁,下撑单柱,上面覆板;二是依坡搭架,在山崖较平缓地段,立双柱

荔枝道

赵韩德

于平坡,横梁铺板。其他还有平梁无柱式、平梁斜柱式、凹槽山道式等,均极险要。秦岭巴山之栈道有北栈(秦栈)的子午道、傥骆道、褒斜道和陈仓道,南栈(蜀栈)的荔枝道、米仓道、金牛道。它们形成了南北交通大动脉。窃以为,为杨贵妃飞骑送涪州荔枝,当是荔枝道接傥骆道:自重庆东面涪陵起步,经丰都、忠县、开江、万源、镇巴、

西乡、洋县、周至、渭城,最后抵长安。而诸葛亮当年应该是从成都出发,由金牛道转陈仓道或褒斜道到达宝鸡一带。



我家的房子住了十多年,不大的客厅挂

着本土几位文化人的字画。泛黄的墙壁,陈旧的家具,有了字画,客厅显得雅致。

后来,客厅字画的空间,增添了新内容。大孙从幼儿园带回来他的作品,要求贴到客厅的墙上,我不同意,他就哭闹。妻心痛孙子,趁我不在家时,就统统用糨糊糊上墙。孙子看了很高兴,家里来了客人,他就拉着客人逐一介绍作品。客人跷起大拇指,他就更来劲了,把花里胡哨的贴纸,统统上墙。后来兴起,索性拿起彩色水笔,直接往墙上涂鸦。

我家的房子住了十多年,不大的客厅挂

着本土几位文化人的字画。泛黄的墙壁,陈旧的家具,有了字画,客厅显得雅致。

后来,客厅字画的空间,增添了新内容。大孙从幼儿园带回来他的作品,要求贴到客厅的墙上,我不同意,他就哭闹。妻心痛孙子,趁我不在家时,就统统用糨糊糊上墙。孙子看了很高兴,家里来了客人,他就拉着客人逐一介绍作品。客人跷起大拇指,他就更来劲了,把花里胡哨的贴纸,统统上墙。后来兴起,索性拿起彩色水笔,直接往墙上涂鸦。

彩云追月

——马克·吕布与夜光杯的缘分

戴逸如

收到编辑微信,说法国有个老太太要找我。法国?老太太?与我有何干系?八竿子打不着啊。

“老太太是马克·吕布的夫人。”

哦,是马克·吕布的夫人?我脑海有个小漩涡隐隐转动。

马克与中国有着天生的缘分。马克的夫人凯瑟琳回忆说,戴高乐将军曾说:中国是个比历史还古老的

国家,创建了一个独特、深厚、悠久、迷人的文明。正是这番话点燃了青年马克心里的一束火苗。

机会来得出其不意。1955年,亚非会议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,马克是以记者身份采访周恩来的。遇见马克令周恩来兴致勃勃。周恩来用法语接受了采访,他还邀请马克到中国来走一走、看一看。

缘分来了。不久,马克偶遇作家韩素音。韩素音竭力鼓动他说,如果他不

去中国会,遗憾终身。

1957年1月1日,马克拿到

了中国的人境签证,成了第一个到访新中国的西方媒体摄影师。初次踏上陌生的中国,他对着中国的一切,咔嚓咔嚓闪个不停。他拍下火车上的黑衣女人、三轮车上的白胡子老头、工地上的知识分子、烫头发的妇女、拿着大哥大的女孩……他甚至作为唯一的外国摄影师进入北京饭店宴会厅,为毛泽东主席宴请波兰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·西伦凯维兹拍照。他抓拍到的毛泽东喝茅台的镜头、周恩来打着V字手势的镜头,都是珍贵的存世影像。

凯瑟琳说,马克不下几十次去中国,2010年还到中国办了一次展览。他不无得意地说:“在中国我走了很多路,喝了一肚子茶。我以为,了解中国最好的办法,就是用自己的眼睛。”他对中国的了解,甚至比许多中国人还更深。有人说他拍摄的大量中国历史镜头,可称之为形象编年。马克的外甥女说:“虽然他拍了很多地方,但中国是他最喜欢的国家,有他最喜欢的人。”

2023年,马克百年诞辰,马克夫人凯瑟琳要为他办回顾展。整理资料时,她翻出一张泛黄的马

涂画,点、线、圈,湖海、山林、人和动物,各式图案,横七竖八,繁星点点。

一天,一位书法朋友来家闲坐,我指着客厅抱怨,苦笑。他认真地对我说,历史上留下欧阳修“以荻画地”的佳话,孩子有兴趣,就随意让他们画,不要压制。兴趣是最好的老师,兴趣是最大的动力。书家、画家哪个不是小时候乱涂乱画,兴趣所至,兴趣所为。听朋友一番开导,我茅塞顿开。豁出去了,好,舍出客厅四壁,让孩子的作品从我家的客厅走出。

七夕会